

歷史與空間

文：王兆貴

你看你看月亮的臉

中秋賞月的習俗，在我國乃至東南亞地區都很盛行。風俗的由來，當與我國先人祭月、拜月活動有關。中秋祭月是一種古老的禮儀，源於初民對月亮的崇拜，表達的是祈求月神賜福人間的美好心願，其儀式大約是比較嚴肅與恭敬的。只是到了後來，祭祀活動演變為文化活動，列為民間節日，才變得輕鬆愉悅起來。

在肉眼能看得見的天體中，除了那條橫貫夜空的銀河以及銀河兩岸的牛郎星、織女星外，人們對月亮最為熟悉，最為親切，情感也最為複雜。遠古時，人們對大自然的瞭解有限，對遙不可及、神秘莫測的天體知之甚少。當近距離踏勘不可能時，只好遠距離凝視。於是就會產生許多猜測，神話便以故事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廣寒宮的美談已經流傳了幾千年，寂寞的嫦娥、伐桂的吳剛、搗藥的玉兔，還有牽紅繩的月老，都是那麼美麗動人，那麼令人神往。皎潔的月光、淡雅的月色、陰晴圓缺的月相、虛幻縹緲的月貌，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遐想。於是便有了月白風清的良宵、月地雲階的仙境、花前月下的浪漫、花容月貌的比擬、花好月圓的祝福、月缺花殘的惋惜、月落烏啼的淒涼……

月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像十分豐富的，它不僅是美麗典雅的象徵，也是相思、鄉愁、失意等方面情感寄托的載體。在皎月當空的意境下，人們的思古幽情油然而生，這時的月亮便成了閱盡滄桑的見證。李白的「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發出的是興亡與存廢、永恆與變遷的歷史浩歎；劉禹錫的「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抒寫的是山河依舊而繁華不再的感嘆；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表達的是邊塞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同時，共懸天際的月亮，還喚起了人們對浩瀚宇宙的哲理思考，對尋求生命真諦的感悟，成為永恆的象徵。

李白在他的《把酒問月》中，把由月亮引發的哲理思索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裡。」王沂孫在他的《眉嫵·新月》一詞中慷慨悲歌：「千古盈虧休問，歎磨玉斧，難補金鏡。」蘇軾在他的《水調歌頭·中秋》中，則勸慰眾生：「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國古代的這些詩詞宗師們，在這裡追尋的是月亮運行的時空軌跡，慨歎的是世事的交替與人生的短暫，覺悟的是人生的真諦和價值，實現的是心靈經過洗禮後的超越：人生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而且不可能十全十美，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既然你不可能永遠享有生命，何必去承受那些無益的

憂慮呢？
在古詩詞中，有許多描繪月貌的佳句。如李白的「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台鏡，飛在青雲端」，李賀的「玉輪軋露濕團光，鸞佩相逢桂香陌」，李商隱的「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應斷腸」，蘇東坡的「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朱敦儒的「霧冷笙簫，風輕環珮，玉鎖無人掣」，唐伯虎的「攜花帶月月中游，嫦娥見月花含羞」，等等。在辛棄疾眼中，月亮不僅能目睹，而且還能耳聞：聽月樓頭接太清，依樓聽月最分明。摩天啞啞冰輪轉，搗藥叮咚玉杵鳴。樂奏寒寒聲細細，斧柯丹桂響叮叮。偶然一陣香風起，吹落嫦娥笑語聲。這聽到的月亮比看到的月亮還要形象，還要傳神。真乃神來之筆！

空間高科技的發展，使我們看清了以往企求看清而沒有看清的許多東西。據權威披露，我國的探月工程迄今已成功實現了嫦娥一號「繞月」和嫦娥二號「探月」，並即將實施嫦娥三號月球車「落月」，還將實現載人「登月」，真正零距離造訪月亮，把浪漫的神話演繹為超時空的現實。從嫦娥一號和嫦娥二號傳回並製作完成的月面影像直觀地告訴我們，月亮上既沒有瓊樓玉宇，也見不到吳剛與嫦娥，更沒有繁茂的桂樹、搗藥的玉兔，這一切只是活在人們的想像中。真實的月球表面，既不像瑤台鏡，也不像白玉盤，而是像雨滴打過的水泥板，有氣泡也有孔洞，是個坑坑窪窪的麻子臉。看了月球的這張玉照，普通人無不為我國航天技術所取得的突破而自豪，而科學家們更為關注的是月球的地質構造與起源。那麼，文學家以及文學愛好者會怎麼看呢？假如李白、杜甫、蘇軾等文壇巨匠還活在當下，他們會怎麼想？會不會因此而感到煞風景呢？

其實，這種看似正常的擔憂卻是沒必要的。月亮的本真面貌與對它的審美意象本來就是兩回事，前者是天體的自然形象，後者是超自然的想像。這就如同人們面對現實中的孔雀與神話中的鳳凰，既不會把它們混同起來，也不會把幻想當現實，抑或因為有現實而排斥幻想。有趣處，有精神寄托的人類，既需要活在現實中，也需要靠幻想來滋潤自己的心靈。



的心靈。

李敖有話說，別用放大鏡看花，意思是走馬觀花、霧裡

看花是可以的，能產生美感，但用放大鏡看花是不可以的，因為放大鏡下看到的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那毫無美感可言了。於是我想，有沒有人用放大鏡看花，什麼人會用放大鏡看花呢？答案是有的，科學家會用放大鏡看花，為的是觀察和研究花卉的奧秘。這就引出一個十分有趣的命題：文學與科學、文學家與科學家的關係。

應該說，這兩者沒有直接的或者說太大的關聯，但也不是一點關係都沒有。文學家從事文學寫作，恐怕不能違背基本的科學常識。倘若有人在描寫夜色時說，「滿天的星斗簇擁着一輪皎潔的明月」，那就違背了科學，因為「月明星稀」是最基本的常識。反過來說，科學家在擬制論文時，也不能違背基本的文字常識，否則就無法正確地表達自己的科學見解。文學與科學最明顯的區別，我看主要是在思維的表達方式上。同樣是描述聞花香的感受，文學家用的是形象思維：「她把鼻子向花中嗅了嗅，頓覺沁人心脾，不由得感嘆道，好香啊」；科學家用的則是抽象思維：「人的嗅覺器官對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外緣進行觀照而產生的生理上並上升為精神上的愉悅感」。後者不乏幽默談諧的成分，但卻恰恰可以用來比照文學家與科學家的區別。

你看你看月亮的臉：遠看，距離產生美；近看，科學將有新發現。您以為呢？

古典瞬間

文：青絲

秋月寒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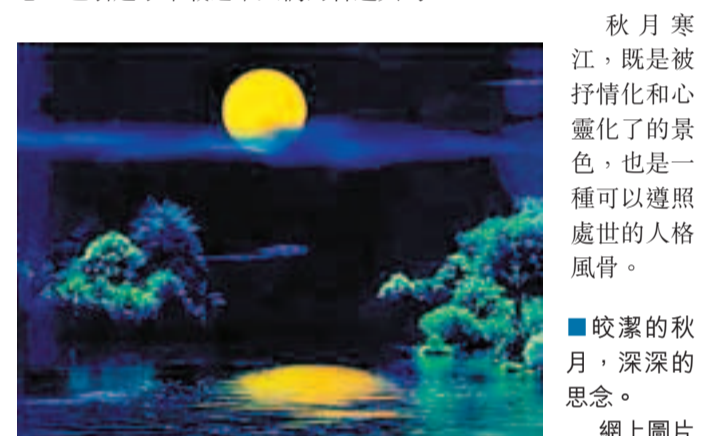
幼年的某個秋夜，隨母親到河邊洗衣，天上一輪皎潔的秋月，照耀如同白晝，天地出奇的寧靜，清澈的江水之上鋪銀鋪雪，水面風來，波光粼粼。原已被溶解在夜色之中的夾岸青山，也披上了一層淡淡的銀妝，掩映着城市遠處的青煙燈火，整個意境，猶如一幅寂淡空靈的畫卷。立於河畔的我，雖然只是個蒙昧稚子，卻也能夠感受到這樣的秋月，這樣的秋水，帶有幾分落寞和幽寂，具有一種清冷清冷的詩意。從此，這幅美景就永遠地被我刻畫在我的心版上。

敵鄉的夏和秋，過渡不是很明顯，等人們覺察到秋涼時，往往已是將近冬天了。但是，秋天也是絕對不會被忽略的，且不說秋不成熟，蟹肥桂花香，就是從澄澈的秋月，晶瑩的秋露，都可以分辨出與夏天的不同。古人把秋月形容為光潔無瑕的白玉，把秋露形容為瑩潤的珍珠，既形象，又有所寄托。儒家將君子比德於玉，被人格化的玉，是道德精髓的化身，而把秋月比擬為玉，則是道德教化的進一步外延。黃庭堅詩云：「德人天游，秋月寒江。」就是把明亮皎潔的秋月比附為君子之德，形容一個有才德的人，內心就像是秋月映照下的江水一樣清澈明淨。

宋神宗熙寧九年的中秋之夜，蘇軾在密州任所與人通宵痛飲，卻依然掩蓋不了內心中對弟弟的思念，遂以皎潔的秋月起興，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名篇《水調歌頭》，被奉為中秋詞的主臬：「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不過也能找到不同的聲音，晚清大儒王闈運就推崇南宋張孝祥的《念奴嬌》，認為「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飄飄然有凌雲之氣，相比起來，蘇軾的《水調歌頭》猶有塵心。

我個人也更為喜歡張孝祥的詞，尤其喜歡「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裡皆澄澈。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幾句，對那種風情搖曳、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意境總是覺得很熟悉。其實我並沒有親歷過洞庭秋月，我所熟悉的只是記憶裡的景色，由此便可想像到於天空地淨之間，洞庭湖水與明月上下爭輝的情景。只要有相似的背景可以取用對照，我就會有無限的想像樂趣。

南宋嚴羽也有一首與之相似的《聞笛》詩：「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客，一夜歸心滿洞庭。」讀的時候，結合我曾有過的經歷，那種飄飄他鄉、恨不能歸的落寞意緒，頓然就在心裡有了一種交匯。映照整個洞庭的清冷秋月，只是敲愁助恨的襯景，它所構架的意境，不僅觸發了詩人的愁思，也引起了千載之下人們的普遍共鳴。



秋月寒江，既是被抒情化和心靈化的景色，也是一種可以遵照處世的人格風骨。

皎潔的秋月，深深的思念。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文：蒲繼剛

來鴻

留得殘荷聽雨聲

深秋的一天，我來到一個荷塘邊。已不見滿目碧綠的荷葉，嬌艷的荷花，豐碩、動人的蓮子，在一陣緊似一陣的秋風裡，只剩下殘敗的荷葉，枯萎的荷梗。

這就是那個風情萬種，美艷動人的荷塘？給人無限遐想，無限幻想的荷塘？是的，這就是那個荷塘。但現在是秋天，秋天的荷塘已經是一個衰老的生命，遲暮的美人。在過去不久的日子，在火熱的夏天裡，你都難以想像，荷塘會怎樣美麗，動人；它嬌艷的容顏曾經迷倒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在這裡駐足，嬉戲，流連忘返。而現在，這裡只剩下孤獨、淒清，杳無人跡。

輝煌過後是落寞，巔峰下面是溝壑。雖然這是世間的規律，但誰又能真正弄懂這份情感，揮灑這份情懷？荷塘，荷花；太像一位美艷的女人。這女人，美麗過，驕傲過，風情萬種過，而現在，她卻這樣衰老，以至於在秋風中孤獨無助，瑟瑟發抖。她能正視自己衰老的生命嗎？

是的，這個世界上的每一種生命都會衰老，鮮花，大樹，奔跑的羚羊，包括能活到千年的龜類。人類更是這樣，無憂的童年，懵懂的少年，火熱的青春都會遠去，最後只剩下衰老。似乎才覺得自己從一場熱戀中醒來；或是還沉浸在一場成功的喜悅中；抑或才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失敗還沒有從中走出來，但青春飛揚的少年，轉眼就成了滿頭白髮的老人。時間真快呀，轉眼間，人生就從巔峰走向了低谷，就像荷塘從盛夏走入了深秋……

我一直覺得，生命中，絕大多數人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自己的衰老，所以有了「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問見白頭。」的說法。但不許人問見白頭，這可能嗎？就像這荷塘的夏天，燦爛，輝煌，美艷無比；但現在，只剩下殘荷枯梗，在秋風中瑟瑟發抖。如果現在它依然要活下去，就只剩下將就、妥協，順其自然。因為再燦爛再輝煌的過去，它也回不去了，只能回憶過去的輝煌。

難道衰老的生命只有將就、妥協，順其自然嗎？不，不是這樣的。雖然深秋裡的荷塘只剩下殘敗的荷葉、枯萎的荷梗。但這殘荷枯梗中依然還有不屈的生命，激越的情懷，便有了「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境界。

留得殘荷聽雨聲。那是一種什麼情境？那是一種閱盡人生滄桑，繁華落幕後的一種成熟，一種淡定，一種對生命的厚重、生命的輝煌、命運的曲折深刻的理解。

有了「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境界，我們便不再哀歎過去的輝煌，不再憂傷當下的衰老，不再不敢正視自己命運巨大的落差，不再害怕不久後將會死去……

一切順其自然，一切聽其自然。該燦爛的時候就燦爛地活，該衰老時就平靜地行走。如果今天就是衰老的生命季節裡最後的日子，我們就依然平靜地撿起自己的殘荷枯梗，來「留得殘荷聽雨聲」吧。殘荷枯梗下，還有鮮嫩甜美的蓮藕呢。鮮嫩甜美的蓮藕是否就是我們不屈的生命最後送給人間最好的禮物呢？只是，它藏在深水下的污泥中，是我們有了「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境界後，才能為這個世界留下的果實……

短載

文：緩結

定向的河流 (十七)

「怎麼了？看你這樣子，怎麼才見面就烏雲密布，一臉的愁雲啊。」往床上一坐，伸手接過米露遞給自己的一杯冰鎮威士忌時，只聽她開門見山地說道：

「一個鐘頭前，我還去過離這裡最近的那家銀行的取款機前，今天都是幾號啦，怎麼還沒有往我的帳號入款呢？你算過一旦透支，所需付出的利率是多少嗎？孩子都這麼大了，我想你這回總不會又找出什麼理由來敷衍我，說是因為一直抽不出時間來跑銀行，沒辦法把錢轉入我的帳號吧。」

不見回應，只聽這站在豐瑞身邊，名叫米露的女子又接着說道：「別在我面前裝模作樣了，不會真的是出了什麼問題吧。你不是常說，只要等老頭子一斷氣，他畫的所有畫，包括那幢房子就都是你的了嗎？」

「可事實上一切並沒有這麼簡單。」喝了一口威士忌，把杯子重新遞還給米露後，坐在床邊的豐瑞隨便答了一句。

「能有多複雜？哼，誰不知道這些日子你高興都還來不及呢，哪有什麼愁可發。」

「看你，想得多輕鬆啊。」「我？我還算輕鬆？每月總要伸出手來問你要錢，連一點固定的收入都沒有！哪裡比得上你，一切都能坐享其成，像你這樣的人能有煩惱嗎？」

「這不是才走掉一個嘛。」豐瑞用手掠了掠頭髮，露出了一副不耐煩的神情。

「哦，你是在說老婆子嗎？這我早已考慮過了。這還不容易對付，送她進安老院，或瘋人院之類的什麼地方，說她精神不正常，經常發脾氣打人不就完事了嗎。」

「唉，別說這些了。再過一會兒

我就得走了。」

「真的，我知道親屬是有這種權力的。」

「不行。別說了，至少目前還不行。」

這麼說着，豐瑞已開始用手去解自己外衣上的扣子，並已露出了一副急於上床「行事」的神情。屋子裡的擺設是講究的，不論是落地的窗簾，是傢具。進門後，稍一抬頭，便能望見在客廳裡面的一張梨木桌子上立着一隻上面畫着仕女圖的梅瓶。那瓶子不同凡響，一看就知道是成化瓷，是一件從明朝流傳下來的珍品。

臥室裡的擺設則更為奢華，床鋪寬大，落地的墨綠色的絲絨窗幔隨時都可以遮蔽外來的光線。只要願意，掀一下按鈕，便可使室內變得一片漆黑。再掀一下按鈕，便可燃亮那些蠟燭形的燈盞，不費吹灰之力地營造出夜晚的氣氛。

屋子不大，但不論是床鋪，是靠椅，是地毯，營造的全是一種浪漫的、如夢如幻的氣氛，使人一進這現成的溫柔鄉，便會不介意地把一切全都拋諸於腦後。

31

位於山坳裡的這間病房還是那麼安寧。床頭櫃上擺着的那瓶花，已是另一束來自山野的鮮花。臨近窗口的地板上散落着一大片秋日的陽光。

出自於山野的鮮花是可愛的，雖然它們無法長得像店舖中供應的那些商品花般碩大、茁壯。但卻是清新的，可信可靠的，尤其是對於病人來講。

這些花因不是從暖房培植出來的，不曾用化肥催生，更沒可能沾染過任何種類的殺蟲劑，便不至散發出對人體不利的氣息。

要是父親還能像以往似地能正常說話該有多好啊。不用說一起相處幾天了，即使是能有幾小時的時間，也能與她談論不少事情。可目前，他們之間唯有用眼神交流了。父親的身體狀況已一天不如一天。這些日子，豐容發現就連父親親露出的目光有時也很含糊，不是那麼清晰有神了。

「豐小姐，有空嗎？學院來電話找您，要不要接聽？」

從門外走進來的一位護士湊近她的身邊說道：

豐容應聲站了起來，又回過身，認真地朝躺在床上、此時仍然閉着眼睛像是在休息的父親看了看，而後才隨着那位前來通知消息的護士疾步走出了病房。

32

醫生辦公室內，豐容拿起被擱置在桌上的話筒，只聽對方說：

「容容，是你嗎？真是很難得哩，今天才聽到令尊已經過世的消息。」

「父親過世？我父親？沒，沒有啊。」豐容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地辯解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您家裡有人打電話來找過您，並讓學院盡快通知您，讓您馬上趕回巴黎去，不然……」

「不然怎麼樣？」

「可能是為了遺產方面的事情吧。聽起來對方說話的那種語氣真的是很不客氣。」

「真是很感謝您能打來電話。我會處理這些事的。請代我問候辦公室的朋友們吧。」

豐容放下話筒時，已清楚地意識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詩意偶拾

文：陸蘇

花開

藍紫的花
大地和你
始終安靜
玫瑰紅的花
像滿懷花苞的瓷碗
歡喜得捨不得出聲
瑩白的花
都是想你的花

